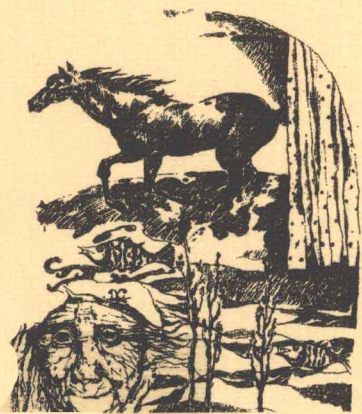


冰山的花朵

王族
著



在新疆丛书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冰山的花朵

王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山的花朵 / 王族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1.11

(在新疆丛书)

ISBN 978-7-5469-1917-1

I. ①冰…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0490 号

在新疆丛书

书 名	冰山的花朵
作 者	王 族
选题策划	于文胜
责任编辑	严国仁
插 图	谷 雨 王 瑾
封面设计	党 红
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
邮 编	830000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1917-1	
定 价	16.00 元	

大雪落到了山顶

但却不能把它覆盖 覆盖它的

是在大雪等到的另一场大雪

目录

卷一：冰山之父

一个人和羊	/002
颤动的寂寥	/006
背影	/01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17
两个传说和一次亲身经历	/022
书写者	/027
牧羊曲	/032
目睹一个人的失败	/036
鹰志	/042
见证	/051
奔跑的羚羊	/056
牦牛	/060
“搬家”的河流	/063
在石头城听鸟叫	/068
冰山之父	/073

卷二:大雪飘飘

听一位老师朗诵《鹰之歌》 /080

在电话中说鹰 /084

远行的河水 /091

答案以怎样的方式存在 /096

两位驯鹰人 /100

隔阂 /107

卷三:石河子短语

冬天的树 /112

艾青的一张照片 /114

军垦第一犁 /116

城市印象 /118

团场 /120

快乐之一种 /123

等待 /125

幻雪 /127

雪野 /128

对话 /131

话语 /133

一字祝福 /135

历史之雕 /137

留住时间 /139

夜谈 /141

雪中乌鸦 /143

卖报的人 /144

卷四：漫游库车

老城 /148

丰富的手 /150

鸟鸣声声 /153

铁匠铺 /155

岁月有一个巨大的外壳 /158

大院 /161

坐在路边的人 /164

成长的阿斯古丽 /168

高度 /172

让叶子回到树上 /175

球趣 /178

风 /180

制陶者 /183

羊的路 /185

一枝红杏出墙来 /188

一枝花羊羔 /191

河边 /194

一个人和羊 I

神说,在新疆一定要爱羊。其实,这是我替神说的,我觉得神应该对新疆的羊说这样一句话。在新疆,羊到底是怎样一种动物,这似乎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也许只有神知道答案。我在新疆生活这么多年,接触和听说的有关羊的故事已数不胜数,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吐尔逊的那只羊。1993年8月,我第一次踏上帕米尔高原,高山反应让我在昏晕之中度过了十多天的高原生活,下山翻越达坂时,我突然看见达坂半腰有几条明净的线条,那是几条被羊长期来回走动踩出的路,在明亮的阳光中变成缠绕在山上的一条条丝带。羊一天一天用四蹄在石山上走动,时间长了,便在不可能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我觉得羊真是伟大。

后来,我知道放牧这群羊的人叫吐尔逊,于是便去找他。他住在一个小山洼里,养了两千多只羊,当我问他一只羊值多

少钱时，他略带自豪地说，二百。我一算，很是吃惊，原来这位有钱人穿陈旧衣服，家住高原深山中，靠烧马粪取暖，但他却拥有四十多万元呀。在1993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问他这么多羊是怎么来的。他嗨嗨一笑说：“大羊嘛下小羊，小羊长大了嘛再下小羊，小羊再长大嘛再下小羊，就是这个样子，快得很！”呵，如此发财之道，足以让那些想发财却摸不着门道的人悲哀！我不敢小看他，但他似乎对我不感兴趣，扔下欲言又止的我，唱着歌赶着他的羊走了。我不知道这个牧人在内心想些什么，他与我告别后，与羊混在一起，变得也像一只羊，让人难以分辨。

一年多以后，朋友约好了吐尔逊，叫我去他家做客。刚一进门，吐尔逊说，他为我们准备了大块手抓羊肉。在新疆吃大块手抓羊肉总是让人兴奋，所以我们立刻激动起来，急忙在四周寻找炖肉的大锅，但是什么也没有。“大块羊肉在哪儿，开始煮了吗？”有人已迫不及待。

“在那个地方。”吐尔逊用手向院子里指了一下，我们向院子里望去，一棵树上拴着一只羊，浑身肥嘟嘟的，让人觉得是一只不错的羊。刚才进门时，我无意间看到了这只羊，它可怜巴巴的样子并没引起我对它的关注。我知道，在维吾尔族老乡家做客，更吸引人的是他们别具民族特色的食品和独特的待

客方式,还有热情而又美丽的少女,至于一只羊是如何被宰杀
的,做客者几乎无人问津。看来,今天这只羊将结束它可怜
的生命。它睁着一双纯洁的眼睛,打量着我们这些来登门做客
的人。我在心里说,羊啊,你不知道,我们可是来消灭你的,上天
注定你长得越好,便越会被人吃掉,多少年了,人吃羊历来都
心安理得,而要是让羊吃人,那就乱套了,是万万使不得
的,这是造物主早已给我们界定的生命关系,谁也不能改变。

大家一致提出要亲手宰羊。吐尔逊笑了笑,“那就看你们
的了”。三个小伙子于是挽起袖子,高举着刀步伐坚定地向羊
走过去。羊仰起头咩咩叫了两声,洪亮而又坦然,像是对他们
三人不屑一顾。他们没有搭理羊的叫声,同时向羊扑去。但是,
杀羊的情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羊与他们展开了较量,
说是较量,过多暴露杀性的完全是他们,羊被一条粗硬的大绳
绑着,没有多少施展本领的余地,它只是灵巧地躲避着他们,
他们一个个全扑空了,有一个人居然一下子栽倒在地。另外几
个人在扑向羊时有些怯畏,怕它的一对尖利的角刺进自己的
身子。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徒劳地退开了。

吐尔逊笑了笑,“大块羊肉嘛,不容易吃!”他走到羊跟前,
伸出手抚摸羊的头,并开始喉咙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羊
很乖顺地向吐尔逊靠了过来,并闭上了眼睛。吐尔逊轻吟漫唱
的曲调是一种古老的旋律,让人感觉到歌声中有掠过高原的

白云，草原上悠闲吃草的群羊，或者是从深山汨汨流出的雪水，美丽的少女们正在掬水洗着头发……羊有了一种沉醉的样子。吐尔逊继续哼出对羊颇具吸引力的声音，羊缓缓卧倒，将喉咙的部位呈现给吐尔逊。吐尔逊的刀轻轻地刺了进去，羊没有挣扎，连颤动也没有，如注的血喷了出来，洒在吐尔逊的脚下。

我们惊呆了！顷刻间，一只充满灵性的羊，和维吾尔族牧羊人吐尔逊彻底将我们震撼了。眼前完全是幻象一样的世界：神秘、宁静、从容、而又安详……坐在吐尔逊的土房子里吃手抓肉的时候，我想起那天是1994年2月10日，透过小窗户，我看见帕米尔的雪峰正在闪闪发光。

颤动的寂寥 |

冬季的帕米尔高原是冷清的，像昏睡的老人一样在这时一动不动，山峰孤独地裸露在紫外线强烈的照射中，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变得像淤结的血块；满山的石头散散乱乱，大的、小的、圆的、畸形的、裂缝的，都一一沉睡在天空下，似乎永远都不会再现生机……

后来的雪下得略微稀疏了一些，风也变得庄重了，不再粗鲁地乱撞乱碰。有东西开始在雪地里动了。生命是善于运动的，哪怕是不可预知的探寻，或者已不知不觉临近了灾难，但它仍会向前走动。……是几只旱獭。领头的一只蹿上一块石头，朝四下里细细观察一番，确定没有异常情况，返身对伙伴支支吾吾地唤了几声。于是从石缝里，草丛中，还有积雪中倏然间像变魔术似的涌出了三五成群的旱獭。它们亲热地聚在一起，有的头碰着头，有的互相打闹嬉戏，显得非常亲密。

不一会儿，山坡上便满是旱獭，它们对石头和雪不屑一顾，顽皮地蹿上蹿下，小爪的足迹清晰地印在雪地上，如果有雪沾在身上了，便甩开四只小蹄狂奔，似乎不把雪抖掉便誓不罢休……太阳已经升到中天了，阳光垂直照射下来，因为有了这些活泼的小家伙，高原显得祥和而又温馨。

旱獭着实是可爱的。而接近它们的是怎样的一些人？比如1994年10月13日，踏上帕米尔高原的一群人是复杂的，他们分别来自北京、新疆、安徽、河南，操着不同的口音，怀着不同的目的，东张西望，迫不及待。看到可爱的旱獭，其中的一个人提议弄几条回去，另外几个人用不同的口音说出了相同的两个字——可以。他们从车上拿出食品，散布在沙梁上，然后脱掉衣服，在衣角缚上登山绳，拉开另一端，坐在车里耐心等待。

食品的香味被风刮开，旱獭们很快就闻到了这股香味。它们马上扭过头朝这边努力地嗅着，确实很香。它们高兴了，欢快腾跃，起起落落，向这边靠近。待走得近了，它们发现了趴在路上的几个铁家伙（汽车），有黑的，有白的，闪闪发光；它们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便停住脚步，将身子掩藏在石头后面，然后慢慢地探出头张望。它们很快发现那几个铁家伙是死的，趴在路上不动，所以不必害怕。但是它们还是谨慎的，几

个像头目似的旱獭在一块儿碰头，商议必须打探清楚之后方可动身，于是便选出一名肥壮的“敢死队员”，让它向那些铁家伙靠近。“敢死队员”猫着腰，一步一停地爬到汽车跟前细细观察一番，飞速返回向首领报告，那几个铁家伙就是死的，因为平时见到的都是四个轮子不停地转动，在路上跑上跑下，而这几个纹丝不动，可以不理它们。

它们开始欢呼，从石头后面纷纷跳了出来。扑鼻的香味又弥漫了过来，于是它们上当了，一只，两只，三只……迅速扑向食物。车中的人盯得很稳，等它们吞食食品忘乎所以时，便用力一拉绳子，衣服便如大网般降罩下来，它们被蒙在了里面。意识到灾难降临时，它们一定非常后悔，在黑暗中乱撞乱碰，但那软绵绵的什物却怎么也冲不破，几番努力后，它们害怕了，缩着身子伤心地哭了。

那些人飞蹿上前，捂住衣服，然后伸进去去就将旱獭捉住了。他们高兴极了，举起一只只乱蹬四爪的旱獭，俨然获得了什么宝贝。然而没等他们再高兴，顷刻间的变化便让他们惊骇不已——旱獭们一个个在短短的时间内将身骨缩小，从他们手中脱出掉到了地上，再在瞬间还原，一跃而起飞奔向山谷深处去了。他们被吓得发愣，半天才缓过神来，满脸茫然地向四处张望。他们很沮丧，那双刚刚还拥握着“成绩”的双手变得麻木，举在半空中好一阵子收不回来。

“走吧。”提议的那位有气无力地说了句话。他们从地上拾起衣服，无可奈何地回到车上，向另一个地方去了。旱獭会缩骨术，这发生在眼前的事实让他们似信非信，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很明显，他们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

“旱獭太伟大了，简直是神话。”那天，我坐在另一面山坡上，目睹了这番酷似天方夜谭的情景。我为那几个人并没有被感动而觉得惋惜，似乎他们目睹到了神话却麻木不仁地转过了身去。我扭过头，看见旱獭们仍在雪地上嬉闹，尽情玩耍，而那几辆车已不知开往何处。

我坐着不动，心里漾起了涟漪。经由刚才的一幕，我发现帕米尔在寒冬之中蕴藏着的热烈，抑或是帕米尔这个庞大的身躯内层长久以来不曾活动过的骨节在今天终于活动了一下，它如此这般活动，让一丝颤动着的空旷寂寥在暗暗流动，在高原上演了一幕神奇之后，又复归平静。我又去看面前的雪地，旱獭们踩出的痕迹让整个山坡变得坑坑洼洼，像是有千军万马刚刚从这里奔腾了过去。但高原却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帕米尔高原又开始落雪了，旱獭们留下的痕迹一点一点变得模糊，很快就被落雪淹没了。不一会儿，雪下得更大了，高

原的那种懒散，麻木的老人神态又出来了。就在这种寂静和苍茫中，眼前的这块刚刚上演过神话的雪地被淹没了，而且因为天已黄昏，一切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我突然感到时间是个可怕的东西，它让生命在这里爆出火花之后，转瞬便变得寂静无声。如果不是我亲眼目睹，谁又会相信它是如此不珍惜自己，在这里爆出火花之后，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雪下得更大了，雪峰变成了黑乎乎的一团。我不再四处张望，起身向石头城的方向走去。

天黑了。